

依納爵與早期同伴的皈依

吳智勳

序言

1534年8月15日，依納爵與其他六位同伴於巴黎致命山（Montmartre）聖丹尼聖堂（St. Denis' Church）宣發聖願。這七人中，三人成為聖人，即聖依納爵·羅耀拉（St. Ignatius Loyola 1491-1556），聖方濟各·沙勿略（St. Francis Xavier 1506-1552）和聖伯多祿·法伯爾（St. Peter Faber 1506-1546）。一個小小的團體竟然出了三位聖人是很了不起的事。究竟甚麼促使三位同伴成為聖人？是由一位有魅力的領袖帶領，抑或他們互相影響而成就的？這是本文願意探索的。

不少古老的修會多以創會者為名，如本篤會、方濟會、道明會，但耶穌會從開始就以耶穌為名，除了依納爵堅持不能用自己的名外，其他創會成員一致承認跟隨耶穌才是他們聚在一起的理由。話雖如此，依納爵對團體的影響力無庸置疑。在創會的十一人中，在投票選會長時，依納爵得了十票，因為他的一票投了別人。他們一致選依納爵，除了的確是依納爵最努力使他們團結起來，而且他是最了解每一位會員的人。所有早期同伴都跟他做過神操，因此談論他們的皈依必須由神操講起，而神操始於依納爵的皈依。

1. 始於砲彈經驗的皈依

依納爵生於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羅耀拉，是家中十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位。上有八個哥哥，四個姐姐。母親在他年幼時去

世，難怪他在著作中極少提到自己的母親；父親也於他十六歲時離世，但死前安排小依納爵投靠在阿來瓦羅城（Arevalo）當財務大臣的親戚，希望他在豪門的環境中脫穎而出。那親戚有機會接近西班牙王室，甚至國王費迪南也曾在阿來瓦羅城逗留作客。依納爵在那裡過著奢華的生活，經驗過皇帝的氣派，難免想像做個英勇的騎士，得到漂亮貴族少女的垂青。這種環境把依納爵塑造造成具備優雅的言行，高貴的氣質。即使他後來做乞丐，也不能遮掩這特性。年輕的依納爵就在這種浪漫的氣氛中過他的軍人生活。

一切夢幻都被潘普洛納城（Pamplona）的戰役摧毀了。1521年5月20日，30歲的依納爵在法軍團團包圍下誓死抵抗，直到炮彈打斷他的腿，防守人向法軍投降，戰役才結束。法軍敬重他以寡敵眾的勇氣，把他送回羅耀拉故鄉。潘普洛納的戰役不是他皈依的開始，但卻造就了使他重生的有利環境。2021年5月20日，耶穌會慶祝他皈依五百年，也是依納爵年的開始，主要因為這戰役帶給他身體的創傷，卻提供了一個恩寵的時刻，給了他皈依的機會。

在養傷期間，他一而再經歷了疼痛殘忍的手術，幾乎死去，他能為死要面子的俗世價值一一忍受了。他躺在床上休養時，想看一些像武俠小說一樣的騎士故事書，也許是天主的安排，由他虔誠的嫂嫂瑪大肋納打理的羅耀拉城堡，竟然找不到一本這樣的書籍。人們只找到一本《耶穌傳》和一本《聖人列傳》，他只好「被迫」要看一些本來沒有興趣的書，就在這奇特的恩寵情況下，他的皈依之旅開始了。

2. 皈依的背後

依納爵雖然有過反叛不羈的少年期，也有一般少年的通病，喜歡賭博、爭吵、打架、夢想女人等，但他不算是個邪惡的人，在他身上仍具備一絲絲信仰元素。他自小就有虔敬聖母的習慣，羅耀拉城堡附近地方有一尊聖母像，是小依納爵常去祈禱的地方。他守教會的禮規，參加慶節和朝聖活動。城堡附近有方濟會的會院，他一定到過，所以他對聖方濟很尊敬。這些都是小時種下的種子，等候恩寵的時刻才萌芽。他有一位哥哥是神父，一位姑媽是修女，他的二哥馬爾定與情婦姘居，但二嫂瑪大肋納卻是個忠信到底的虔誠信徒，對依納爵影響很大。在守衛潘普洛納城的戰役中，在面對有死亡威脅的環境時，依納爵找不到神父，卻向一位同袍懺悔自己的罪過，好能安心往見審判他的主耶穌。在他作軍人的生涯中，有些行為反映出他高貴的人格：他不參與劫掠戰敗者的財物，不喜埋怨別人，他從不褻瀆天主，連在痛苦不堪的手術中也沒有。在《自述小傳》(n.3)¹中他提到他在聖伯多祿及聖保祿瞻禮(6月29日)前夕辦了告解聖事，因為他特別敬愛聖伯多祿，天主就在那夜使他好轉。他深信是主使他恢復健康，是主在他痛苦的經驗中磨練了他，把這個原已樸實的材料雕琢成美玉。

痛苦迫使他向天主求助，大部份人都會如此。腿傷不能站立，躺在床上的依納爵有很多靜默的時刻。疼痛已過去，對天主的需要慢慢減弱，從前對名利美色的渴望又再浮現；可是，被迫而看的《耶穌傳》和《聖人列傳》也使他產生幻想，想效法聖方濟和聖道明為天主所做的事，又幻想赤腳去耶路撒冷朝聖。這些

1 《聖依納爵：自述小傳，心靈日記》n.3，侯景文，譚璧輝合譯，台北光啟，1999 再版，26 頁。

思潮持續了一段時期，慢慢他發覺兩種幻想有分別。世俗的幻想只有短暫的歡愉，過後便枯燥無味；神聖的幻想不但當時充滿神慰，連放棄不想時仍心曠神怡。開始時，他不明白為什麼如此，直到有一天，「天主使他的眼睛開了」²，不同的感受，一種來自惡神魔鬼，另一種來自善神天主。後來《神操》中的「辨別神類」，就是由這種經驗而來的結果。既然聖善的幻想已驅散世俗的幻想，天主的恩寵藉神視鞏固他的善念。他提及「某夜他睡不著，清晰地看見了聖母和聖嬰耶穌的像；他由這神視獲得了極大的安慰，致使他對過去的整個生活——特別是肉慾的事——如此嫌惡，好像由他的靈魂將以前所有的一切印象全剔除淨盡了」³。這是依納爵皈依過程的重要時刻，九個月的養傷給予他充分的時間，讓天主接觸他，改造他，整理他支離破碎的生活。他還不知道天主要他做甚麼，只意識到要為自己的過去做補贖，並去耶路撒冷朝聖，希望藉著漫長的旅程，與舊我決裂，把新我交在天主手裡。

3. 漫長的皈依旅程

皈依不是一剎那間的事，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還有皈依發生在人內心的最深處，人不能對此有絕對確切的認識，否則就違反了特倫多大公會議的教導：「沒有人能以信理的確切性，能以絕不能有任何虛偽的確切性，來確知自己已獲得了天主的恩寵。⁴」訓導強調人的皈依是謙遜地依賴天主仁慈忠信的恩賜，不把內心的平安建在絕對確知自己是已經得救的義人上面。那時的依納

2 同上，n.8，29 頁。

3 同上，n.10，30 頁。

4 D1534.

爵並不了解這些神學上的差異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皈依究竟去到甚麼地步；他只知要為自己的過去做補贖，並要上路去耶路撒冷朝聖。選擇去那麼遠的地方，可能是表示要與過去的舊我決裂，也顯示要步耶穌的後塵，踏足耶穌生活過的地方。

1522年2月，依納爵與家人告別，離開羅耀拉城堡，出發朝聖。他沒有詳盡的計劃，只願跟隨天主的帶領。他在亞蘭匝宿（Aranzazu）小教堂守夜，並在聖母像前以平信徒的身份發了貞潔願⁵。接著他去了蒙賽拉（Montserrat），在那裡的隱修院黑聖母像的祭台前，獻上自己的佩劍和匕首。他用徹底的行動，表明與舊我決裂，就把自己的好衣服與一位乞丐的衣服對換，不但象徵放棄自己的身份，更願擁抱貧窮，肖似貧窮的基督。

依納爵沒有去巴塞羅納，怕遇到相熟的人，卻去了芒萊撒（Manresa），一個離開蒙賽拉不遠的小鎮。他原本準備小住幾天，天主卻使他住了十一個月。這是他皈依旅途中一個重要的環節。開始時，他過著極度刻苦的生活：打苦鞭、穿苦衣、不修篇幅、不理頭髮，任由指甲腳甲生長，大概以懲罰身體去補贖過去過份注意外貌的罪惡。這些刻苦行為令他的健康受損，他慢慢發覺，皈依不應集中在我要做甚麼，而應該是天主想我做甚麼。這些經驗使依納爵很了解病人的感受，很注重年輕會士的健康；要有健康的身體，才能為天主做得更多。這些經驗使依納爵變得更明智，皈依更有深度。

在芒萊撒小鎮有一條卡爾多內河（Cardoner River），在這河畔，依納爵得到天主很大的光照。按照《自述小傳》所載：「他坐在那裡時，神目開始開了：那不是一種神視，而是明瞭了認識

5 高柏仁《蹣跚獨行》，香港思維出版社，2015，41頁。

了許多事情，有屬心靈的，有屬信仰的，也有屬學問的；而且是那樣清晰，一切事情都顯得新奇。⁶」這種感悟如此強大，他認為把他一生所得的助佑，所學得的一切，全部加起來，好像還比不上他在卡爾多內河畔所頓悟的。這就是神修家所謂的存在經驗（*existential experience*），人在自己最深層處為天主所觸動，影響自己的一生；自己成為另一個人，以另類眼光去觀看事物，不再受心窄所影響。天主釋放了他，他真正自由了。他返回真實的世界，放棄過份的補贖，開始料理儀容，整理頭髮，修剪指甲，把經歷寫在《神操》裡，以此帶領人改變自己，這正是《神操》的目的：「其目的在得勝自己，料理一己的生活，在有所定奪時，決不為任何悖理之情所蒙蔽。」⁷

4. 朝聖者依納爵

成為新人的依納爵還不清楚天主要他做甚麼，他離開茫萊撒，繼續他往耶路撒冷朝聖的初心。在旅途中，他完全依靠天主，像福音中的宗徒，甚麼都沒有帶，深信天主自會照顧，連隨行同伴都不要，孤身上路。1523 年 9 月，依納爵幾經辛苦到了耶路撒冷。他在聖地逗留了寶貴的二十天，方濟會會長不容許他留下來服務，他接受這是天主的意思。踏足於耶穌生活過的聖地，使他念念不忘，在《神操》裡教人祈禱時「設定地點」，使人用想像力，把自己置身於神聖的氛圍中，默觀自己成為聖經事件的參與者。

6 《聖依納爵：自述小傳，心靈日記》n.30，54 頁。

7 聖依納爵《神操》，房志榮譯，台北光啟文化，三版，2003，n.21。

5. 不成功的經驗

取道回國的依納爵雖不知道下一步要做甚麼，但皈依的經驗促使他帶領人皈依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；他知道自己貧乏的學問背景，無法有效地把經驗與人分享，因此他決心去求學。1524年，時年33歲的依納爵，先在巴塞隆納，後在阿爾卡拉（Alcala）和在薩拉曼卡（Salamanca）求學；每到一處，他都召集同伴，帶他們做神操。每個地方都有人表示願意跟隨，不知道他們是否做得不夠徹底深入，抑或依納爵不能留在他們身邊陪伴他們，最終一個一個離開了。有些去新大陸發財，有些在教會內攀上高位，與最初願意與依納爵跟隨貧窮的基督背道而馳。總之，最初召集的團體全部散了。即使依納爵是個具魅力的領袖，也不保證追隨者決心的真誠和皈依的持續。

1528年，依納爵去了歐洲最高學府之一法國巴黎大學求學，因為他發現，沒有認可的學歷，他很難帶人做神操而不受懷疑，或被阻止甚至收監。在巴黎大學讀書初期，他繼續帶領人做神操。有三個大學生放棄學業，決心跟隨依納爵，弄到學院院長幾乎要控告依納爵誘騙學生，把學生弄得瘋了⁸。可是，這三個學生皈依也不徹底，最後受不住世俗的衝擊，黯然離開了他。

6. 成功的團體

依納爵並沒有因為這些挫折而氣餒，反而認識到有皈依的經驗只是一個開始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要有相同經驗，志同道合的伙伴陪同，彼此互相砥礪扶持，才能忠信到底。終於他的努力在兩位聖巴爾伯學院（Sainte-Barbe）的學生身上獲得豐收。他們

8 高柏仁《蹣跚獨行》，92頁。

是伯多祿·法伯爾（Peter Faber 1506-1546）和方濟各·沙勿略（Francis Xavier 1506-1552）。他們比依納爵年輕十五歲，但比他早四年入巴黎大學，學術成就都比依納爵優勝。後者初到大學時，他們兩人已是碩士生了，他們同住一個房間，深厚的友誼產生了，已皈依的加強了皈依，未皈依的也在這神聖的氛圍中馴服了，耶穌會的種子就在這房間裡靜靜的萌芽。

法伯爾出身於貧窮的農夫家庭，但心地善良，讀書用功，生活有規律，在良好的宗教環境中長大。他的伯父是個嘉都西會的會士，他幫助法伯爾完成求學的願望。法伯爾十九歲便進了巴黎大學，在那裡度過十年學習時光，養成良好的學習基礎。1529年，法伯爾 23 歲那年，依納爵進了巴黎大學。依納爵當時已 38 歲，學習有困難。富於同情心的法伯爾，願與這位年長室友補習功課，一段深厚的友誼就此開始了。因為同居一室，彼此分享所有，從學問、食物、金錢、到思想及內心世界的靈修都涉及。法伯爾一向有心窄的毛病，常為疑慮所折磨。依納爵帶他做神操，使他重拾內心的平安；他特別注意聖神的指引，使他後來成為一位優秀的靈修導師⁹。經過四年的培育，法伯爾終於決定跟隨依納爵，成為他最得力的助手，也是初期團體七人中，最早升神父的同伴。

在耶穌會還未成立以前，七位做過神操的成員，於 1534 年 8 月 15 日，在巴黎致命山（Montmartre）的聖丹尼聖堂內，在法伯爾主持的彌撒中發了初願，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。因為有了可靠的同伴，依納爵這個團體成功了。即使在 1535 年，依納爵因健康問題，從巴黎返回家鄉羅耀拉休養，就把團體交給法伯爾照

9 盛常在譯《耶穌的伙伴：耶穌會諸聖人及真福的靈修簡史》，台中光啟，1981，25 章，137 頁。

顧。他們繼續在巴黎求學，並在法伯爾的帶領下，於 1537 年在威尼斯與依納爵匯合，這些人成為 1540 年耶穌會成立時的創會成員。法伯爾沒有機會到遠東或新大陸，卻遊走於義大利、德國、法國、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，最後於 1546 年死於往參加特倫多大公會議（Council of Trent）的途中，死時僅 40 歲。他是第一位去世的耶穌會聖人，依納爵稱他為「耶穌會的天使」。他的聖德受到教會的承認，1872 年他被列入真福品，2013 年教宗方濟各冊封他為聖人。

另一位重要的同伴是方濟各·沙勿略，這位遠東使徒無人不知，因為他成為傳教主保。他在印度、馬六甲、日本、上川島的傳教事跡，令後人津津樂道。但一切成果皆建於巴黎大學時，與依納爵邂逅後的皈依。沙勿略於 1506 年生於巴斯克地區，是家族中最年幼的一個。他的家族支持那瓦勒（Navarre）獨立，西班牙王為了懲罰他們，把他們的城堡拆掉，家族因而衰落。沙勿略就在這環境中成長，他發奮把握讀書的機會，19 歲便進了巴黎大學聖巴爾伯學院求學，與法伯爾同室。他為人活潑外向，是個出色的運動員，而且聰明好學，23 歲便取得教學資格。當依納爵還在大學初階，沙勿略已經是碩士成員。雖然同居一室，沙勿略與依納爵保持距離，一來在政治上，兩家族處於敵對地位；二來他對依納爵的宗教熱忱不感興趣，因為他認為要擁有更高的學歷，才會帶來名譽、地位、財富，才能振興家族。依納爵慢慢感動了他，沒有理會家族不同的政治取態，反而願意與沙勿略分享一切，使經濟有困難的沙勿略很感激，並開始了神修交談。他是早期同伴中最後一位做神操的，神操使沙勿略承認：「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，而賠上了自己的靈魂，為他有甚麼益處？」（谷 8:36）

皈依後的沙勿略，時年 27 歲，決心追隨依納爵，成為他最忠實的同伴。這個團體的成功，沙勿略功勞不少。他 31 歲（1537）晉鐸，35 歲（1541）揚帆去遠東，在十年多的傳教生涯中，分別到過印度，馬六甲和日本三個傳教區，最後死於中國上川島，死時只 46 歲（1552）。在他整個傳教生活中，他只見過五個由歐洲而來的信差，每次收到依納爵的信，他總是流著淚去讀的，可見距離與不能見面，沒有減弱兩人的友情和與修會的連繫。沙勿略死時身上帶著一個小盒子，內藏依納爵的簽名，他稱依納爵為「在基督的深愛內唯一的父親」¹⁰。1622 年，依納爵與沙勿略一起被冊封為聖人。

7. 小結

耶穌會的成立當然依納爵居功最偉，砲彈的經驗造就了恩寵的時刻，他受天主觸動產生了皈依的結果。這只是一個開始，一個新人的出現，離開影響別人，影響教會，影響世界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。他把皈依經驗寫在《神操》中，並開始帶領人走他們皈依之旅。據史家統計，有七千五百多人，在他的指導下，完成了整個神操過程¹¹。帶神操的經驗是一波三折的，開始時有人懷疑它的正統性。一個未讀過神學的平信徒，怎能正確地帶領人走神修旅程？結果他被監禁，受盤問，並被禁止再以神操教導人。這讓依納爵明白，人要有學識才能在現實世界裡有效地做牧靈工作。

他以三十三歲高齡開始求學，不在乎與小朋友為伍學拉丁文，直到他在巴黎大學畢業為止。他不算是個喜歡讀書的人，他

10 高柏仁《蹣跚獨行》，111 頁。

11 同上，192 頁。

的求學總是為帶領人皈依天主。他帶領過無數的人皈依天主，但成功地建立耶穌會，卻不是個人努力的成果，而是有賴同伴的幫忙。法伯爾與沙勿略是兩位依納爵不能少的同伴。沒有這兩人的扶助，依納爵最多成為一位出色的帶人做神操的神師，事實上教會立他為避靜主保，肯定他在這方面的貢獻。但依納爵的成就不光是帶領人做神操，他成立的耶穌會對天主教會，對歐洲，甚至對世界都有一定影響力。歷史學家甚至稱耶穌會是抗拒宗教改革（Counter-Reformation）的強大勢力，使天主教有喘息的機會，不致被宗教改革的勢力橫掃歐洲。其實依納爵本人的著作很少提及宗教改革者，遇到有爭議性的教義，他要求要善待異端的領袖，要「以愛，以祝福，更重要的以同情心」對待所有人¹²。總之，為依納爵，耶穌會的成立是為傳福音，拯救人靈，並非為抵抗宗教改革。

法伯爾及沙勿略的皈依是耶穌會成立的重要元素，早期做完神操立刻跟隨依納爵的小團體都沒有貫徹始終，以失敗收場。當法伯爾和沙勿略加入後，依納爵的團體才有了穩定性。法伯爾是團體中最先作神父的人，最初的團體就在他所主持的彌撒中發願。當依納爵因病返回家鄉羅耀拉，是由法伯爾主持大局，他有安定團體內部的作用。沙勿略是團體最後一個做神操，但皈依後的他，死心塌地跟隨依納爵。他是第一個接受教宗派遣，向新領域傳福音的耶穌會士，他擴闊了耶穌會的視野。他的傳教事跡吸引無數青年跟隨他的足跡，向遠方民族宣傳福音，利瑪竇是其中一個。耶穌會在起初短短十幾年吸引了差不多一千人入會，除了依納爵個人的魅力外，對內的法伯爾及對外的沙勿略居功最偉。

12 高柏仁《蹣跚獨行》，198頁。